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私立光華大學音程

張壽鏞題



私立光華大學成立記

光華大學之成立，厥爲國民自覺之曙光，亦曰國恥紀念之實錄！

唯中華民國之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我中華民國國民憫勞工之無告，憤日人之橫酷，而集會於上海之南京路焉，將以詔告友邦人士之旅於我，食息於我者，而求援焉。而以治上海者之爲英工部局，勿許也！乃下令捕逐，繫累者數百人，而槍斃者又十餘人，血汨汨流沾衢，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之學生聶光墀者，嘗肄業於美人卜舛濟所治之聖約翰大學，而殉身是役者，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之學生與焉，於是光墀則大憤，走聖約翰大學，召前所與同學者而語之狀。未及畢所欲言，而卜舛濟馳至，揮之出，且曰：You have no right to speak here 意謂汝無在校發言之權也。其明日爲五月三十日，而國人之見屠戮於英工部局者益益衆，羣情震悼，諡之曰五卅慘案，定其日爲紀念日，將以詔世世萬子孫毋忘！凡我國人之來受學於聖約翰大學者，不能以受學聖約翰大學之故，而自忘其爲中華民國之國民也，則亦不能無震悼於五卅慘案之爲奇慘極酷，而

以治校者之爲美人卜舫濟，勿許也！然無如來學者之卒不能自忘其爲中華民國之國民也！遂以六月一日宣告罷課，並上書教授會。

卜舫濟乃以校長名義，召集於一日之夜開教授會。而教授之主任大中學國文部者，爲孟憲承，嘗以國文教學之主旨，貴能陶淑國民性，而思所以砥礪之，俾底於自覺自奮；而在外國教會主管之學校，爲國文教授者，尤當自知其責任；至是乃以國文部主任名義，先以是日之午召集國文教授談話會於第十三號教員宿舍。至者十四人曰錢基博、伍叔儻、何仲英、洪北平、顧盡丞、林軼西、張振鏞、周子彥、金秋濤；其不期而至者曰蔣湘青、吳邦偉、薛迪靖、于星海；其室則何仲英之所居也。於是孟憲承發憤而道曰：『學生者，以學爲其生活者也；使學生而罷學，則失其所以爲學生矣！然使此間爲學生者，祇自認識爲聖約翰大學之一學生，而不自計爲中華民國之一國民，視國人之屠戮，如秦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慨於心焉；則吾儕平日所倡國民自覺之教學，以號於諸生者，將經此一度之試驗而漸滅以俱盡！今而後，吾儕復何顏以學問文章與諸生相見於講壇！』錢基博曰：『君之言然！吾今日在講壇，正言以告於諸生曰：『吾常教汝曹學孔子，孔子之

道無他，曰仁與義。今國人日被屠慘，而絃誦洋洋，無所動於中焉。仁安在？覩死傷之狼籍，聞呻吟之惻怛，而曾不思援手，義安在？此僕之所爲發憤而道者也！孟憲承曰：『然則贊同諸生罷學，可乎？得無非卜校長今日所以召集教授會之本旨乎？』何仲英曰：『吾儕如認美國爲吾中華民國之友邦，卜校長爲吾華人之好友，當亦不能不爲我國人之被屠慘者，灑一掬同情之淚也！今學生亦既上書教授會，聲言此次罷課，所以致悼於國人之無辜屠戮，而於美籍之卜校長，則以中美邦交之敦睦，師弟情意之素孚，仍不敢不致其崇敬，當亦卜校長之所矜鑒者矣！特恐卜校長不解此意，所賴吾輩身爲教員者，斡旋其間耳！』錢基博曰：『禮喪服，大功廢業。況國人無拳無勇，罹此冤酷，洞胸殺軀者，何限！此國喪也！雖罷學，何不可！吾不曉英語，嚮不出席教授會，今當操國語以出席教授會，宣導此意！』孟憲承曰：『儻不罷學而可以策兩全者，吾儕當別圖所以善其後。苟罷學，亦必策勵諸生以無妨校紀，乃可耳。』衆議僉同。

是日之夕，卜舫濟召集教授會於校長室。國籍教員之嚮不出席會議者，至是無缺席；然而無發言者。而美籍教員之發言者，則意氣甚激昂。一美人曰：『聖約翰學校在工

部局保護管轄之下，而容學生在校，以爲反英之宣傳，是叛徒也！且中國人頻年內亂，無不竄匿租界以託庇於我外國人者，今乃欲樹叛旗耶？此何可者！』其它類是者夥，不忍聞，亦不忍言！於是錢基博起而言曰：『吾今日可操國語以言吾中國人之所欲言者乎！吾國人無拳無勇，以就屠戮於英人，槍彈橫飛，血流交衢，使此事而發生在美國，在世界任何之國家，其國人裂眦嚼齒之必思得當以報，恐不廛廛奔走哀號，如我國人今日所爲已也！』卜先生及在校美籍諸教授，自稱中國人之好友，乃目覩英人之肆戮逞志於我，而不一援手；又以我國人之號冤痛者爲罪焉！吾儕不敢自忘爲卜校長聘任之教員，然尤不敢不矢誓自認爲中華民國之一國民，願我中華民國好友之卜校長，爲吾儕設身處地一思之！此冤痛爲何如者！』孟憲承譯以告，嗚咽雪涕，幾幾不能卒其辭。國籍教員繼有言者，然卜舫濟力言不許學生罷課，儻罷課，則學生必立出校，持議不下，乃用無記名投票表決，卒以三十一票對十九票之表決，通過允許學生罷課，照常住校之議案，乃議案通過之後，卜舫濟忽宣言：『校長有自由處分校事之權，絕不爲教授會之議決案所束縛』云。

次日之晨，實爲六月初二日，卜舂濟召集教員代表六人，學生代表六人，開聯席會議，議決罷課七天，如期滿而事未平，則提前放暑假，提交卜舂濟宣布，並令學生於罷課期內，須照章嚴守秩序，而學生亦以恪守秩序自約束，乃開學生會討論進行，共分八科治事，曰總務，文牘，糾察，演講，新聞，幹事，經濟及交際，是也。又於校內旗桿升半旗以志哀悼，并於每晨齊集旗桿下，向國旗行禮，而懸旗之禮，由童子軍所掌，遂屬童子軍副團長潘志傑以請於卜舂濟，卜舂濟曰：『可！』而半旗之下，將以六月三日始。

三日之晨六時，童子軍升旗，以美旗懸至竿頂，獨國旗下半旗，而學生會方在禮堂召集開會，會畢，羣赴旗竿之前，而旗則爲卜舂濟攜取以去矣！衆皆愕然，乃推代表嚮卜舂濟詰，所以卜舂濟曰：『放假之日，例不懸旗，且中美兩國國旗宜平等高懸，而中國獨懸半旗者，未曉何由？』代表則曉譬之曰：『中國下半旗，所以表中國人之悼憤，而美國旗不下者，所以全英美之邦交，非有他也。且校長則既始諾之矣！』顧卜舂濟堅不可代，表無如何！退則向童子軍部借國旗以來，衆見旗，咸免冠鼓掌。卜舂濟聞聲出，見潘志傑曳旗欲懸，怒攬之下。一生呼曰：『此吾中華民國之國旗也！』卜舂濟曰：『然！吾知之！』

遂付以旗於。是衆持國旗入裏堂，置旗棹上嚮，之行三鞠躬禮，方欲唱國歌而卜舫濟至，登壇宣布解散，令學生卽速出校，不許逗留，作政治運動。言畢而出。衆譟三呼「民國萬歲」，悲憤至於慟哭。凡大學暨附屬中學學生五百五十三人全體宣誓，聲明永久脫離聖約翰關係，整隊魚貫以出。堅明約束，於校具勿得有毀損，於校員勿得有侮慢。凡國籍校員十九人，曰孟憲承、錢基博、伍叔儻、何仲英、蔡觀明、洪北平、顧盡丞、林軼西、張鎮鏞、蔣湘青、吳邦偉、薛迪靖、于星海、朱蔭璋、金秋濤、周子彥、陶士璋，自以所授學者國人士弟，所稟承者外國校長，助諸生，則學生不可教以罷學。贊校長，則國民性所當加以砥礪。卽日聲請辭職。夫而后知國民教學之不可寄託於外人也！而於是聖約翰之生活告終，而於是光華之新生命開始！

我大學暨附屬中學學生五百五十三人既離聖約翰之明日，實爲中華民國之十四年六月四日，乃開全體大會於復旦大學之徐家匯附屬中學膳堂，決議廢除聖約翰學生會名義，改組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推許體綱爲會長，張祖培貳焉。其委員由每級選五人，大學四級、中學四級，都四十人，其學生有因事離滬，散而之四方者，則組織各地

善後委員會支會，以策羣力而通聲氣，於是許體鋼起而揚言曰：「同學王華照以乃翁前浙江交涉員王省三先生豐鎬之命，式相詔曰：『願捐墓田之餘，在大西路者由國人自設大學以容納離校諸君也。』敢以聞！」陳辭未畢，鼓掌如雷。次日，張祖培、李恩廉以學生代表謁王豐鎬，謝其捐地，并造訪聞人碩儒，哀其援助，獨朱經農力以自任焉。六日，開第一次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定組織大綱，分五部，推定主任。交際部主任，張祖培。文牘部主任，謝元範。經濟部主任，陳維鈞。庶務部主任，胡道鑒。編輯部主任，陳訓恕。并議發週刊曰離校後，以謀文字之宣傳，而假徐家匯之復旦中學，以爲離校善後委員會所。

王豐鎬既詔其子華照以致命，乃以八日鍾致書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曰：「吾國爲獨立自主之國，教育之事，本不應仰人鼻息，毀家興學，時賢不乏其例，願獻大西路先人墳墓餘地以爲建設大學暨附屬中學永遠之用。鄙人竊以此意詔告於吾婦吾諸兒。吾婦費氏佩翠贊同之！兒子德照、恩照、華照贊同之！謹約數事以告我全體同學兄弟并贊同之，敢以請！」約如別紙，不具詳。許體鋼則致其父許秋颺之命，以助建築費五千元。張壽鏞助建築費三千元，於是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乃討論籌備大學切實辦法，並函

聘王豐鎬、張壽鏞、趙晉卿、許秋颿、榮宗敬、楊梅南、袁觀瀾、趙晉卿、朱經農、趙正平、何葆仁、殷芝齡、錢基博、孟憲承、楊小堂、楊才清、丁桂農、江山、壽張君勸、汪禹承、汪英賓、陸士寅而籌備大學委員會，以卽日下午開第一次會議，舉張壽鏞爲大學籌備會會長，榮宗敬、楊梅南爲副會長，許秋颿、王豐鎬爲名譽會長，朱經農、錢基博、孟憲承、朱士嘉爲籌備會細則起草委員。其時張壽鏞、朱經農締造艱難，左提右挈，并心一力以底於成功。王豐鎬推薦余日章爲大學校長，以爲『綜貫中西，博學多能，望實交隆，時下罕輩！』張壽鏞乃委朱士嘉隨王豐鎬、趙晉卿及張祖培往虹口中華基督教會敦聘焉。其後壽鏞又親自往聘，終不獲適我願焉。壽鏞建議：『籌備新大學，當先募三萬元以爲創設之費。而租定校舍，先期開課，然後離校學生無中途輟學之虞！』而朱經農則定新大學之名曰光華，而於是光華大學之景命方新！

光華大學籌備委員以二十七日登報通告成立。教務部，朱經農任之；經濟部，張壽鏞任之；胥專厥責。而籌備處，則假北京路河南路轉角之明華銀行樓上，請陸士寅爲駐會籌備委員，並設辦事、文牘、書記、會計各股，由學生方面每日指派二人，到處分任，先是

朱經農以六月二十二日，與劉湛恩、陸士寅、殷芝齡、潘序倫等被推爲校務委員。七月四日，乃召集校務委員會起草光華大學學程，登報招生，分文理商工四科，延聘教授；而以陸士寅爲附屬中學主任。二十五日，租定霞飛路八百三十四號至八百三十六號房屋爲光華大學校舍。二十八日，假開北尚公學校考試新生，願以投考者衆，移霞飛路商科大學舉行考試。而四方教會學校學生之嚮風而來者，則有武昌之博文書院、安慶之聖保羅中學、蕪湖之聖雅各中學、揚州之美漢中學焉。八月六日，租定新西區房屋爲附屬中學校舍，然後規撫粗立。而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則於其時擄壹同學，毋有攜貳以二三其德。又特設募捐部以作大規模之募捐運動，舉定史乃康、郭昌文、張祖培、胡道鎰、戚潤卿五人，辦理一切募捐事務，派費毓洪、陳炳煌赴南洋羣島募捐；而張壽鏞則廣延上海名流一百二十人，任光華大學經濟幹事。風聲所布，觀聽斯振！以日月卿雲爲校旗，紅白爲校色，而以徵象日月光華之意。於是張壽鏞代理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爲教務長，乃以九月七日舉行開學典禮於霞飛路；而學生到者九百七十餘人，厥爲光華大學之第一次開學典禮！戲微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之母貳爾心，與夫王豐鎬、張壽鏞、朱經

農之勞來振德，不克鴻此遠謨，以有成功也！雖然，傳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終之難也！戒之敬之，慎終如始，述光華大學成立記。

私立光華大學簡史

光華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四年，其事實已詳見成立記。自王省三先生，慨捐大西路側之地六十餘畝，以爲校基，今校長張詠霓先生，前副校長朱經農先生，籌措經費，規畫教科，贊助尤力，籌備委員會既成，遂推張先生爲之長，賃屋於法租界之霞飛路，爲大學校舍；新西區之豐林橋，爲中學校舍，定校名曰光華。九月七日開學。舊約翰學生皆來歸。新生亦聞風興起。凡大中學生九百七十餘人，逾於約翰之舊。我國爲收回教育權而自設之大學，遂以成立。有志竟成，衆擎易舉，豈不信哉？

光華成立之始，推張詠霓先生爲校長，朱經農先生爲教務長。時則設四科：曰文科，嚴恩椿先生爲主任；曰理科，容啟兆先生爲主任；曰商科，何德奎先生爲主任；曰工科，楊才清先生爲主任。而附屬中學，則以陸士寅先生爲主任。創建之始，設備未周，而全校精神之奮發，意志之協同，凡來觀者，靡不嘖嘖稱歎。蓋激於國恥，鑑於外人操我教育權之可畏，故能全校一心，有此覺悟也。明年春，校舍興工。當籌備之始，即得許秋颿先生施省

之先生趙晉卿先生朱吟江先生及張校長首先認捐而同學又發起籌募建築基金其後學生代表費君毓洪、陳君炳煌、徐君瑗又赴南洋募捐得銀二千四百兩。此外捐助建築費者尙多。猶不足則發行建築公債以充之。購者亦甚踴躍。秋校舍成。第二學年開學時，大學部遂先遷入。

第二學年之始，設副校長，由朱經農先生任之。而以容啟兆先生兼教務長。其時校舍新成，校務亦日有進展。董事會、行政會及各委員會，多於此時成立。十月之杪，張校長因事赴燕，校務由朱副校長負責。時則江浙之間，戰氛日惡。校中仍照常授課，學生亦安心肄習。至十六年一月中，消息益緊。本校地點，不甚安全！學生離家，又遠近不等，設罹戰禍，保護難周，乃提早於一月十一日放寒假。明年二月十七日開學。校董會推王省三先生代理校長。不數日，戰機已迫。省三先生擬將其自置法租界房屋，供學生暫避之用。然勢不能容。不得已，二十二日，又暫停課。至三月七日，時局稍靖，乃將中學部遷至本校開學。二十八日，張校長南歸，銷假視事。以草創之初，又遭擾攘，事務殷繁，特設總務長，由教育學教授孟伯洪先生兼任。四月下旬，陸中學主任辭職，由國文教授錢子泉先生代理。

此一學年中，戎馬倥傯，而校務仍克進行，未受影響，皆張校長知人善任，教職員學生，咸能協力之效也。

十六年秋，爲本校第三學年，朱副校長去職，張歆海先生代之。廖茂如先生爲附屬中學主任，各科所設課程漸多，主講者亦多知名之士。十七年，張副校長又去職，容啟兆先生以理科主任，廖茂如先生以附屬中學主任，並兼副校長之職。旋聘陳茹玄先生爲文科主任，顏任光先生爲理科主任，金其眉先生爲商科主任。本校創辦之始，本設文、理、商、工四科，然工科未久即并入理科，以設備不易，不欲徒有其名也。又聘董任堅先生爲教務主任，任孟閑先生爲訓育主任。羣策羣力，規模益備，管理指導，亦益嚴密。

本校校舍之初成，本尙不敷大中學並設之用。是以附屬中學，未即遷入。後以時局不靖，豐林橋地點，視大西路尤欠安全，故即遷入本校，既已深感狹隘矣，而來學者又日衆，彌苦不足回旋。乃以教室權充宿舍，別蓋茅屋，以爲教室。冬日寒風蕭颯，硯瓦皆冰，而教者學者，精神振奮如故。此事距今亦七八年矣，茅屋久已撤去，而曾在其中上課之教員學生，猶能憶之。往往指目其地，追話其事，不徒不以爲苦，且覺回憶焉而別有一種風

味也。儻所謂精誠貫注，則物質退處於無權者邪？然此終非久計，張校長乃力任其責，謀更增建。學生亦皆奮起曰：光華之不如人者，惟校舍耳。咸量力捐助，並向戚友募捐。不足又輔之以公債。於是中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等，次第落成。

當本校成立之始，即呈教育部請立案。十五年五月，教育部派朱君炎之、謝君仁冰來調查。是年六月二十三日，江蘇教育廳准許本校附屬中學立案。國民政府成立，本校又以是爲請。十八年三月一日，上海特別市教育局派周君尙、薛君公孝來調查。十五日，本校呈文及表冊等，由局轉呈教育部。四月十九日，教育部派高等教育司長黃君建中、科長謝君樹英、商學院院長程君振基來調查，認爲成績優良，設備亦尙完善。六月十一日，遂令准本校立案。

十八年之秋，爲本校第五學年。教育部既許立案，乃遵照大學組織法，改文理商三學院。理商兩院長，仍由顏任光、金其眉先生任之。文學院改聘張東蓀先生任之。其後東蓀先生北去，十九年由潘光旦先生任之，二十一年由王造時先生任之，二十三年王造時先生又去，由錢子泉先生繼任。同時顏任光先生亦去職，由容啟兆先生繼任。金其眉

先生不幸病故，由薛迪靖先生繼任。諸先生皆績學通才，熱心任事，推薦教授，亦皆得人。各院學科，益見充實。本校以後起之校，而度長絜大，成績曾不後於人，洵非無因致然也。自改科爲院，教務主任卽裁撤。教務由三院院長及正副校長，共同計畫。而註冊處據其計畫，詳定規則，見諸實施。註冊主任爲胡其炳先生。在本校任職頗久，辦事最切實，組織之法，尤與科學密合。教育部派員視察，歎爲得未曾有焉。

男女同學，爲本校之宿志。因限於宿舍，未克實行。十八年，乃籌建女生宿舍。十一月落成。女生來學者頗多。十九年，二月，以走電毀於火。乃權以教職員宿舍充女生宿舍。校舍本保有火險，張校長又竭力籌畫，從事重建，故未久即復舊觀。

本校之設，本以抵抗外人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權爲職志。際此艱難締造之秋，彌切風雨同舟之感，是以師生合作，在創建之初，卽見諸實事，而成立之後，尤奉爲信條，立校十年，始終一貫。本校校訓，初曰知行合一。二十年，二月，開學，改爲格致誠正。廖副校長辭職，由顏任光先生繼任。與容副校長分職而治。容任行政，顏任訓育。如驂之靳，相得益彰。嗣容副校長有粵東之行，乃延數學教授朱公謹先生爲副校長，負責綜理，以迄於今。

讀書勿忘救國，救國勿忘讀書，此本校同人所深懷也。愛國勿尙空談，救國尤須實力，此又本校同人之所共信也。遼變之起，舉國悲憤，凡有血氣，豈敢後人；而本校同人，憂時愛國之忱，臨事應變之略，於六三之後，又得一試金石焉。當熱心沸騰之時，爲沈着應付之計，或講演，或撰著書報，或則將實際問題，仔細研究，各視其性之所長，要之無一人輟業以嬉，無一人因悲憤而爲無益之盲動，則於表示民氣之中，又足以見步伐之謹嚴者也。明年一月，滬變作，未能如期開學，至四月，戰事既停，地方秩序各地交通漸復，乃賃校舍於愚園路，於十日開學，而將暑假延至七月中旬；又加緊功課以補足之。處此荊天棘地之中，而教者學者，咸排阻難而來校，加功力以竟學，此則悲憤之餘，差堪自慰者矣。其後時局益定，中學乃於六月二十日遷回本校，大學於七月二十九日遷回本校。校舍幸未破壞，圖書器物，亦無損失，此則校工數人，留守校舍，職員亦時往巡視之功也。

本校創辦宗旨，已爲海內所共見。其課程，文理商三院，各有規畫，別見專篇。其通三院而一貫者，曰注重基本訓練，以求基礎之堅實。慎訂分年進程，以求循序而漸進。教督學生處世爲人之方，在根本養成人格，精神勝於物質，尤爲教育主旨。至於設備，就各學